

## 的編者 國安藍皮書針對宗教勢將殺錯良民

中國政府於二零一四年五月六日發布了首部國家安全藍皮書。這份由「國際關係學院國際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聯合發表的研究报告，題為《中國國家安全研究报告（2014）》（本文以下簡稱為「藍皮書」），雖然主線在國家安全問題上，但由於涉及宗教界對國家安全的探討，其中更指明「宗教滲透威脅社會主義信仰認同構成」，（編按：原文如此。）值得讀者細心關注。

「藍皮書」第五章以「中國意識形態安全面臨的威脅與對策思考」為題；文章指出，「意識形態安全最主要包括指導思想的安全、政治信仰的安全和道德秩序的安全等內容。指導思想的安  
全對一個國家生存和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政治信仰的安全是國家政權穩定的基礎，是社會  
制度安全的必要保證；道德秩序的安全是社會和諧與穩定的重要力量。」（「藍皮書」頁七四、七  
五）

在短短的三數行文字內，不斷重複申論意識形態安全的重要性，兼且一而再提到「生存」與「穩定」等概念，難免令人聯想到中國政府有意將維穩工作帶入意識形態的範疇內。

本來，意識形態的安危是中國共產黨本身的事務，但「藍皮書」在處理有關問題時，卻偏要拉宗教下水，就難免令人擔憂了。「藍皮書」第五章第二款提到，「中國意識形態安全總體是穩定

的，但在複雜的國際環境下，中國意識形態安全面臨著嚴峻挑戰，特別是西方國家民主輸出、西方國家文化霸權、網路信息輿論多元傳播、宗教滲透等對中國意識形態安全構成嚴重威脅。」（「藍皮書」頁七六）這一來，宗教問題就變成了政府當局的「意識形態安全政策」刻意重點打擊的大目標之一了。

涉及宗教的部分，「藍皮書」先用了「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傳統智慧去看待宗教，「宗教是一種具有歷史延續性的傳統文化模式和具有現實滲透力的社會意識形態，它『既是一種重要的信仰資源，也是凝聚巨大現實力量的社會現象。在特殊條件下，宗教可以成為維護國家安全的有效載體，也可被用作危害國家安全的重要工具。』」（「藍皮書」頁八一）

然而，筆鋒一轉，「藍皮書」立即說個明白，「一直以來西方敵對勢力試圖利用宗教對中國進行滲透。宗教滲透特指以『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破壞祖國統一』『控制我國宗教團體和宗教事務』以及『在我國境內非法建立和發展宗教組織和活動據點』為其目的，進行的各種宗教活動。」（「藍皮書」頁八一）這就上網上線到了絕對敵我對立的程度了。

「藍皮書」又提到，「隨著中國經濟騰飛與綜合國力的全面提升，西方敵對勢力對中國宗教滲透的方式更加多樣、範圍更加廣泛、手段更加隱蔽，公開與秘密並舉，具有很強的煽動性和欺騙性。」（「藍皮書」頁八一、八二）

「藍皮書」所指的滲透方法有三。「一是利用媒介傳播。……二是利用旅遊、文化、教育等交流活動進行傳教。……三是利用經濟援助進行宗教滲透，以提供修建教堂、印製經書等活動以及解決生活困難經費等，拉攏中國教會人員，培植代理人。境外宗教滲透勢力已經把觸角伸向中

國社會的各個領域，範圍由沿海、邊疆向內地擴展，由城市向農村蔓延，滲透態勢愈演愈烈。」  
〔藍皮書〕頁八二)

談到對應所謂「宗教滲透」的策略，「藍皮書」提出四點：(一)「要築牢民眾反宗教滲透的心理防線。」(「藍皮書」頁八九)但在落實方面，卻是「堅持獨立自主、自辦教會原則的自覺性。」(「藍皮書」頁九零)，這就露出了新瓶舊酒，借題發揮的馬腳了。

(二)「要依法加強對宗教事務的管理。……要認真貫徹《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外國人宗教活動管理規定》、《宗教事務條例》等法律法規。」(「藍皮書」頁九零)這是舊調重彈而已。

(三)「要建立反宗教滲透協作的預警機制。……高校要從反滲透入手，在網絡體系建設、馬克思主義宗教觀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管理隊伍建設、防控監管等方面積極構建預警機制，有效抵禦宗教對大學生的滲透。」(「藍皮書」頁九零)這就印證了本刊一七一期所載「網上流傳中國禁制高教傳教活動」對問題的關注。

(四)「要加強抵禦宗教滲透的戰略體系研究。」(「藍皮書」頁九零)本來，無論任何範疇的戰略研究，都是國家中央的事，宗教作為民間團體，不宜置評。但在「安全問題」上過份詮釋，卻難免令人擔心會演變成社會宰制政策之虞。

在前面這個問題上，中國學者徐以驊及劉騫合著的「宗教對國際安全的影響及其對中國的啟示」(收錄在《中國宗教報告(二零零八)》，北京，2008，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有十分持平的看法。徐劉二氏引述奧利·維夫的意見，有以下的申述：

然而對於『安全化』的範圍和實際運用，哥本哈根學派內部卻存在著爭議。如奧利·維夫認

為國家的安全化運作會造成國家以安全名義佔有社會資源、壓制反對派、剝奪公民自由權利、實行少數人統治的結果。(頁二二七至二二八)

徐劉二氏的引述顯出問題的嚴重性，他們更平衡地補上一筆，「維夫的『非安全化』被批無視各國尤其是東西方社會發展程度的差異和所面臨的生存威脅的大小，完全不適合發展中國家的國情，但卻是對安全議程擴大趨勢（或泛安全化趨勢）的糾偏，故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同上）

國家高層堅稱宗教界是安全的威脅，這種臆測是否成立，尚待辯證，但國家行政權威成為宗教的威脅，卻實實在在在地自一九四九年以來一直在發生著。最近的例子，莫過於浙江省大量基督教及天主教的聖堂遭到省政府的強拆或強行改造。

「國安藍皮書」並非促成浙江省政府主動拆毀基督宗教教堂的主要原因，但現實中卻為地方政府當局實行專政提供了不少「理論彈藥」。

如果我國領導人以「反恐」或「國家安全」為理由，不斷擴大向宗教界佈下的天羅地網，則不僅是中國宗教人士的重大不幸，更可能將全國人民帶入互相廝殺的慘痛境地。國家結果將反而是難以得到真正的長治久安。為政者實在宜加再三考慮。

林瑞琪 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九日 書於香港聖神研究中心